

七岁中国女孩的西行长路
中国版《安妮日记》



银娜

Ina aus China

oder was hat schon Platz in einem Koffer

她学会了新的语言 交上了好朋友却再也未能见到深爱的父亲

个人命运如小小的浪花 却为历史做出了鲜活的注脚

爱和接纳 让你体会友情超越政治的力量

洪素珊 著
Susanne Hornfeck

黄霄翎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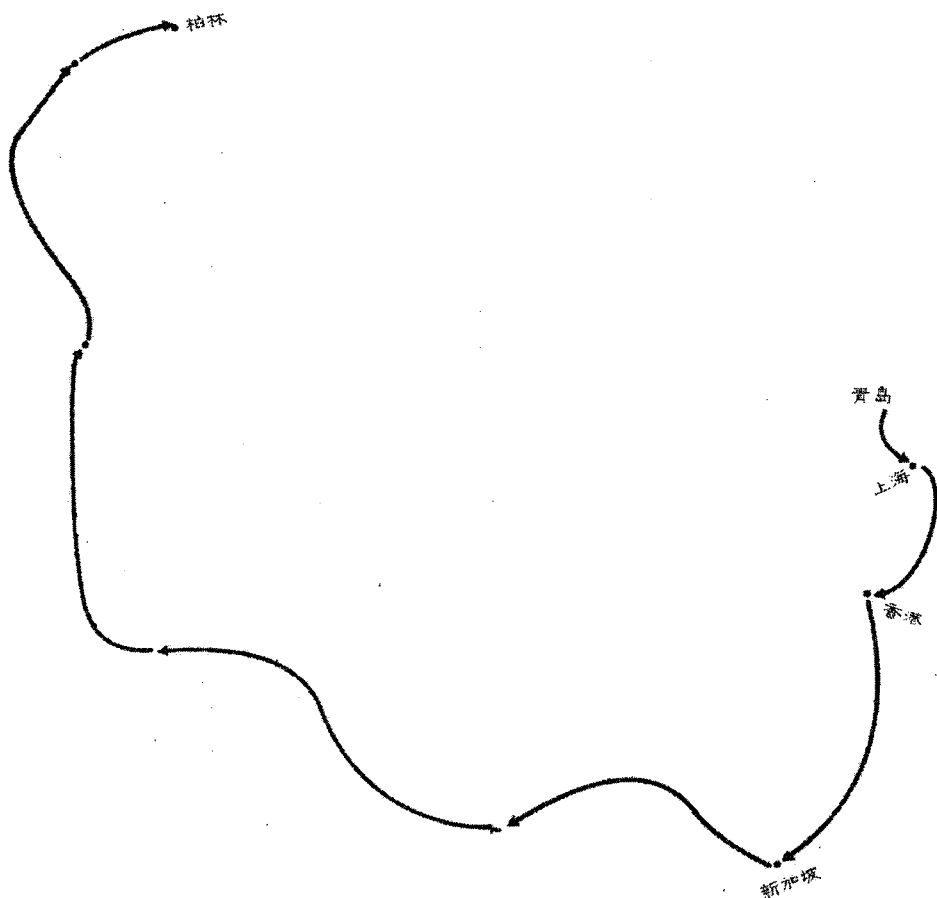
银娜

Ina aus China
oder was hat schon Platz in einem Koffer

● 洪素珊 著
Susanne Hornfeck

黄霄翔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银娜/(德)洪素珊著;黄霄翎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ISBN 978-7-208-09262-4

I. ①银… II. ①洪…②黄… III. ①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①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64385 号

世纪文学出品

策 划 人 邵 敏

责任编辑 丁丽洁

封面装帧 范乐春

银娜

Ina aus China oder was hat schon Platz in einem Koffer

洪素珊 著

Susanne Hornfeck

黄霄翎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新骅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5.5 字数 127,000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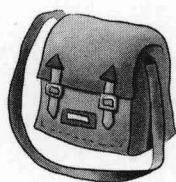
印数 1—8000

ISBN 978-7-208-09262-4/I·784

定价 18.00 元



目录



第二部分

德国勃兰登堡

1937年10月 勃兰登堡 新家 36

1938年4月到5月 勃兰登堡 学校 51

1938年夏天 高温假和星期天问题 63

1938年11月 碎碎不安 72

1939年 勃兰登堡 一场新的战争 80

1940年 勃兰登堡 活人死人都要用钱 92

1941年 勃兰登堡 又要收拾行李了 102

1942年 勃兰登堡 噩梦 110

1943年 勃兰登堡 轰炸柏林 116

1944年 勃兰登堡 我们拿伊娜怎么办 129

第一部分

上海——青岛——意大利热那亚——德国勃兰登堡

1955年 台北 回忆 2

1937年5月 上海 家中 4

1937年夏 青岛 儿童院 13

1937年9月 从青岛到热那亚途中 公海上的中秋节 19

1937年10月 到达德国 27

第三部分

德国勃兰登堡——瑞士——中国台湾

1945年 勃兰登堡 离别 136

1945年4月 前路未卜 143

1955年 台北 伊娜的回想 154

年表 164

后记 167



第一部分

上海——青岛——意大利热那亚——德国勃兰登堡

不安迷惘的情绪互相传染，
弄得大家更是难舍难分。

跟美华告别很容易，

可跟爸爸、刘妈和宝宝分手就难了。

真的要走了，她怎么也平静不下来。

想要勇敢的念头烟消云散。

她搂住刘妈大哭，刘妈的泪也流个不停。

最后刘妈把一个硬梆梆的小东西塞进她湿漉漉的手心，
是穿着红绳的玉麒麟，还带着刘妈的体温。



1955年 台北 回忆

没人回头看她。拱廊下都是人：买东西的、看热闹的。年轻女人兀自往前挤去。各种各样的气味、噪声、话音，恍然是依稀的梦境。在一个三轮车货摊前，她停住了脚步。车上支着的木板上安了两口锅，锅里的热汤中漂浮着白色的小圆子，乒乓球似的。小贩不断地吆喝着：“热汤圆！卖汤圆！”

难懂的吟唱中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词语——“汤圆。”刹那间，她又变成了那个牵着阿妈的手的小女孩，牙齿一咬白白的糯米，热乎乎的芝麻馅缓缓流出。口水冒了出来，话也自动地蹦了出来。

“请给我五个。”她指着汤圆说。

小贩飞快地说了一大段话，客客气气地，说完了，看着她，似乎在等她回答。

女人不明白。她的眼光无助地在小贩的面孔和汤圆之间游走。

又是一串话，还是不懂。小贩指指一口锅，又指指另一口锅。

她无奈地耸耸肩，突然醒悟过来：有两种汤圆。

“三个、三个。”她示意道。

小贩笑了，从两口锅里各捞了三只汤圆，盛在一只碗里，浇上热汤，拿出小罐子，撒上掺了小干花的白糖。一股甜香扑鼻而来，是桂花，多久没闻到过了。她的脑海中顿时出现了一条花园小径，两旁种着矮树，小小的白花散发出醉人的香气。小贩期待的眼神将她从思绪中拉了回来。她还没付钱呢。

女人给他一个硬币，小贩找了钱。他还在不屈不挠地同她说话，

她只听懂了一个词——“为什么”。

对啊，为什么？吃甜品的兴致顿时荡然无存。她想起曾有过这种感觉：陌生。她原以为，这已经过去了，她又回到了同胞身边。在短短的人生中，她已是第二次经历失语，这回还加上失声，失去让每个字都有好几种意思的声调。上一次失语时，她才七岁，她的外表向德国人发出了准确的信号，杏眼黑发似乎在声明：“我是外国人，我是陌生人。”人们体谅她，跟她说话又慢又清楚。再说她还是孩子，适应能力强，乐于接受新鲜事物，语言关很快就过了。可在这儿，她看起来跟别人一模一样，眼睛形状和头发颜色都对。大家觉得，她就该运转正常了。

在家乡做异客比在异乡做异客更糟。登上台湾岛几周来，她认识到了这一点。曾经熟悉的语言变得陌生了，而追念真正的故乡上海也没用，她回不去。

我身上总有什么东西不对劲，她想，我永远也成不了“自己人”，哪儿才是我的家呢？我真的有个叫“家”的地方吗？

为什么？这个词在她脑子里打转。是战争不好，每次都是战争的错。不过，整个故事是从一只书包开始的。那时她还上海，世界还算正常，伊娜还是银娜。



1937年5月 上海 家中

“糟糕！又落雨了！”用不着往窗外看，银娜就知道，外头垂下了一道细密密、灰蒙蒙的雨帘。重重的雨点打在房檐上，没等刘妈在门口“乒乒乓乓”，就把她给弄醒了。这样，银娜还能在床上赖一会儿，想想心事。

这个季节老是这样。上海的初夏就是闷热多雨。不过，下场雨也有好处。碰上这种天气，银娜就获准坐黄包车去上学，不用走路去公共租界了。其实，欧洲修女们在教区总部一幢裙楼里开的算不上小学，而是一种给中外儿童办的学前班。孩子们在那里唱歌、玩耍、画画，也学着打算盘，课前做集体操。

今天下雨正合银娜的心意。她想带新书包去给同学们看。书包是堂姐从德国带来的。堂姐在德国上的学，通过了高级中学毕业考试，要是硬翻就叫“熟考”，听起来挺滑稽，银娜想象着逛菜场的保姆和主妇们挑剔地在芒果上摁来摁去，挑最好最熟的。现在德文名字叫“玛塔”的堂姐美华暂时住在上海叔叔家，到她在德国上大学奖学金的事定了再走。

想到书包，银娜躺不住了。不等刘妈叫，她就自己起床穿好衣服。衣物刘妈昨晚就给她放好了。小孩子们还没规定要穿校服，银娜飞快地穿好无袖连衣裙，梳梳短发，就奔下楼进了厨房。

这是刘妈的天地，刘妈带着女儿宝宝在陈家做保姆。具体说来，她做饭，带孩子，也有点儿代替母亲的意思，就像“刘妈”这个称呼一样。银娜的亲娘生下独生女后不久就去世了。

“刘妈，你叫好车夫了吗？”她招呼也不打就问，“今天我没法走路去学校。我的新书包会淋湿的。我要拿去给人家看。没有人有我这样的包！”

“慢点，慢点。你今天这是怎么啦？你早上一向起不来的。全是为了这个怪里怪气的袋子？先吃饭。车子过一刻钟到。”

刘妈长着一张宽宽的圆脸，慈眉善目，大嘴里头一口蛀牙，菩萨似的大耳朵。刘妈说，耳垂长有福。银娜猜，可耳垂也可能是被刘妈老戴着的沉重的玉耳环拉长的。刘妈把黑发在颈边盘成一个髻，为了不显小，还编进去几束假发。刘妈常年穿着宽大的黑布裤子和合身的大襟衫，上面有大口袋。她是上海北边一个村里的人，说一口怪异的土话，银娜有时候忍不住要笑，不过只敢偷笑，刘妈可笑话不得，她在这个没娘的家里的地位太重要了。她的两条浓眉在塌鼻子上方连成一道。要是她有什么看不惯的，那儿就会皱出一道深纹来。

现在，她正站在灶旁给银娜装带到学校去吃的盒饭，她在一层白饭上头细心地放上烤菜和炒鸡块。早餐已经摆在桌上了：地瓜粥配糖醋腌菜和盐水花生。

刘妈盖上铝饭盒，扣好两个搭扣，用橡皮筋绑上一双筷子，问道：“我给你放到这东西里头去吧？”

“这不是怪里怪气的袋子，也不是什么东西。这是我的德国新书包。”她给刘妈上着课，当仁不让地亲自动手。她没拿平时用的布挎包，而是庄重地解开深蓝色皮书包两条亮闪闪的皮带，把算盘、纸和彩笔装进去。她骄傲地背上两根背带，神气地在厨房里走来走去。刘妈把点好的车钱交到她手里，挥手告别。

“再见，阿肥，当心点！”虽说银娜早就没了婴儿肥，刘妈还是老叫她“阿肥”。



没有妈妈朝自己挥手，银娜有时候真不好受。再说在一家外国大银行上班的爸爸老是没空。幸好有个善良可靠、咋咋呼呼的刘妈随叫随到。银娜很快回头看她一眼，然后跑过花园，书包在背上一蹦一跳。

银娜家住在法租界一幢宽敞的洋房里。刘妈和宝宝住在厨房旁边通往院子的一座裙房里。刘妈有时候也在院子里洗衣服。前面临街有个小花园，石板路两边栽着一丛丛香喷喷的桂花树。

车子已经等在花园门口了。银娜把钱交给车夫，钻进油布车篷底下，车夫马上抄起车把跑了起来。

穿过几条小路，上了法租界的交通要道西藏路。上海分三个区。十九世纪中叶起，各国的“高鼻子”们住在这里造起了居住区和商业区，各有各的法律和警察，连电压都不一样。房子看着像各自国家的建筑风格。法租界的路旁种着梧桐树，英租界和美租界合起来组成公共租界，那里有个跑马场，还有一条叫做“外滩”的黄浦江畔大道，道旁矗立着摩登的银行大楼和宾馆，还有船坞。银娜的父亲就在其中一幢银行大楼上班。

第三个是华人区，有城隍庙和一大堆小弄堂。不过，说到底，整个上海是一座华人的城市。到处都有小吃摊，出售各种美食，道路两旁商店的招牌都是竖写的，得从上往下念。

银娜还念不了，毕竟，她才刚满七岁，学前班里还没学汉字，还在练构成这些复杂的方块字的笔画，而且是用手指在空中比划。要是一上手就用笔墨的话，准会涂得到处都是。

银娜穿过西藏路和爱德华七世大道的交叉路口，走进公共租界。一个包头巾的黑皮肤男人在那儿指挥交通，车夫只好停住脚步。从一条横马路里传出刺耳的管乐，啊，出殡。送葬的队伍正在穿马路。穿白丧服的家属和穿红黄色袍子的和尚护送着棺木最后一次穿城而过，

尽可能多拐几个弯，不让恶鬼赶上。停下来等正合银娜的心意，这样她就有机会看一眼“大世界”了。这是个娱乐中心，有好几层楼，里头有饭店、舞厅、戏院、赌场，还有大人们花时间花钱的别的去处。她自己当然从来没进去过，不过听大人谈起过，能从很远处就看得到的房子的小尖顶和彩色海报上认出来。终于，包头巾的高个子挥手让他们走。这是个锡克教徒，帮英国人在公共租界管治安的印度警察。这座城市真是民族和建筑的大杂烩。

陈家对外来事物一向持开放态度。所以银娜也上教会修女学校。她在学校里叫伊娜。这个德文名字是她父亲选的。听起来像她的中文名字：陈银娜。中国人姓前名后。陈是这家人的姓，银娜的意思是“银姑娘”。

由于在路口遇上送葬，耽搁了许久，银娜迟到了。她背着书包跑过空空的院子。同学们已经开始在教室里做早操了：一二三四，伸臂、曲膝。没人注意到她。只好等到课间休息再露脸了。几堂课上得特别慢。修女在念《二十四孝》，讲的是为取悦父母什么都干的模范子女的故事。今天讲吴猛。他父母穷得买不起蚊帐，于是小吴猛在父母睡觉前光着膀子躺到父母床上，让嗜血的蚊子喝个饱，好让它们一会儿不去叮他父母。光这么听听银娜就浑身发痒。幸好她家里人人床上都有一顶帐子，一个透明又安全、不让蚊子侵入的城堡。

总算熬到了午休。修女收齐铝饭盒，放到暖箱里去加热。孩子们获准在院子里玩到饭好。雨小了。尽管只是去院子里休息，银娜却有意磨磨蹭蹭地背上了书包，其他人也果真马上好奇地围住了她。

“嗨，银娜，你背着什么？让我看看！”

“你在里头放文具吗？这是你的新书袋吗？”一个小女孩羡慕地摸着光亮的皮革问道。



“真好看。你从哪儿弄来的？”

银娜刚想说，这是一只正宗的德国书包，突然，一个男孩子指着她叫道：“东洋赤佬，日本鬼子！”

银娜愣住了。他想到哪儿去了？被叫做日本鬼子是顶顶糟糕的事了。日本人是占领华北的敌人。他怎么想到那儿去的？他是指书包吗？可书包是德国的！这蠢货只想惹恼她，不让她出风头。银娜感到脸涨得通红。她努力解释，可孩子们大叫大嚷，根本不听她的。她的狂喜变成了羞惭。现在她多了个绰号。“日本鬼子！日本鬼子！”人人兴高采烈。总算修女叫吃饭了。银娜飞快地把变得令人难堪的书包塞到了课桌底下。

放学了，银娜溜了出去，书包没再背着，而是被羞惭地拎在手里。早上送她来的车夫已经等着了。回家路上，她把书包塞进座位和雨篷当中的缝隙中。等到天晴了，车夫把雨篷收进去的时候才会看到它。可现在是雨季，等书包重见天日，车夫不会再想起来这是他接送过的那个小女孩的。到家了，银娜跳出车子，松了一口气，问题解决了。

银娜每天一放学，一准直奔厨房去找刘妈和宝宝。刘妈叉着腿坐在院子里的一张小板凳上洗菜。灶上的晚餐已经喷香了。宝宝在院子里踢毽子。平日里银娜会把学校里的长长短短说给两人听，可今天她却哑巴了。就连同年的玩伴、活泼好动的宝宝也提不起她的兴致来。

“猜猜看我踢了几个？”宝宝激她。毽子相当于中国式的羽毛球，在用布做的球上插上鸡毛，用脚的内侧踢到空中再用脚接住。

“你上学时我练的。有一回连着踢了二十个都没掉。你准不行吧？”

“我不想玩。”

“你病了还是怎么了？”

银娜不答，她从厨房里拿出一张板凳坐下，苦思冥想起来。她不明白，那个男生干嘛捉弄她。真是坏透了。一只德国书包跟日本人有什么关系？她不敢去问修女。不过她要跟爸爸谈谈。可需要他的时候，他自然又不在。只有堂姐美华，可她反正什么也不懂，她刚从德国回来。天哪，美华！该怎么跟她解释书包——但愿如此——永远丢了呢？银娜一直没想到这一点。这下麻烦了。何况美华总是那么严厉。再说她还得让爸爸去买新算盘、新笔和新饭盒。看来那样处理书包或许还是算不上什么好主意。

美华在德国的时候住在一位德国女士家里，上德国学校。现在她想把自己日常生活中的每条规矩都用在银娜身上试试。有志从教的美华正好在小堂妹身上练练手，可以命令她做这做那，万万不肯把她的教育大权交给佣人。比如，美华声称，小孩子呆在厨房里，对身体不好，还不安全。据说，炉火的热和烟有害健康，刘妈拿来切葱的大菜刀和漂着馄饨或是芝麻汤圆的热汤锅太危险，刘妈拿来哄银娜、也哄厨房小佛龕里灶神的糖果会弄坏牙齿，而且供灶神根本就是迷信，至少美华是这么说的。

银娜可不这么看。刘妈的佛龕是一座好玩的小房子，花花绿绿的，里头点着两盏红灯，住着一个小小的木头做的神仙，穿得也是花花绿绿的，留着长长的胡子。他坐在龕里监视厨房里的一举一动。刘妈告诉她，每逢过年前几天，灶神就要到天上去，汇报陈家厨房的情况。要是不想让他在上头说起脏兮兮的锅子、爬来爬去的蟑螂和一团一团的灰尘，就得供上糖果糊住他的嘴。银娜对此完全理解，因为她也爱被这样舒舒服服地糊上嘴。至于牙齿，她可没想过。

再说，刘妈还会讲特别吓人的鬼故事，比方说，狐狸精变成美女，



勾引书生，还有鹿头牛尾鱼鳞独角的麒麟。银娜知道麒麟长什么样，因为刘妈脖子上戴着一只玉麒麟，用红绳穿着，刘妈说它能送子送福。刘妈还教她玩石头剪子布，银娜和宝宝大叫大嚷地玩得特别起劲。

美华的种种规矩还有不让进厨房的禁令，银娜都不怎么当真。美华出去买东西或者在自己房间里看书听音乐时，银娜照样往厨房里溜。可今天不同了，眼看要招认书包的事，她可不想惹堂姐不高兴。

“怎么啦？玩不玩？”宝宝催问。

“我还是上楼回房间吧。”

她刚刚躺到软绵绵的被子上，想忘掉书包的事，美华就进来了。身材修长的美华梳着一丝不苟的童花头、整整齐齐地穿着衬衫和百褶裙。她自然没有忘记自己的礼物。要命的是，银娜已经告诉了她，要把书包给全班同学看。

“嗨，银娜，学上得怎么样？同学们喜不喜欢你的书包？”

银娜尴尬地支支吾吾。

“我想，我把它忘在黄包车上。”她吞吞吐吐地说。

“什么叫‘你想’？”

“嗯，下雨，雨篷是打开的。座位和雨篷当中有条缝，可能滑到那里头去了。反正，到家的时候就不见了。”

“你就没跟车夫说？”

“他早走了。我到家才想起来。”银娜回答。

“喂，你丢魂了吗？你就不能看好自己的东西吗？我一路上又是车又是船的拖着它，结果你给忘在黄包车上！你知道这样一只书包值多少钱吗？！”

银娜避开堂姐愤怒的目光。她不想提那个男孩的事。被人叫成日本鬼子实在太糟了。再说反正这个从德国来的堂姐什么也不懂。

“怎么就这么不知好歹。”美华接着骂道。幸亏受过德国教育，她马上想出了一项合适的处罚：关禁闭。“今天你在自己房里吃饭，听到了吗？好好反省怎么管好自己的东西。小心，别让我再在厨房抓到你！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厨房不是游戏室！”

美华恨恨地摔上门。

真是糟透了！她什么也不懂！先是让大家笑话，现在还关禁闭，都是因为那只破书包！她以为自己是谁啊！从德国一来就想说了算。把自己当女主人了！一切都不公平！太不公平！

银娜在床上蜷成一团生闷气。美华一来，什么都变了。而爸爸还是老也不在。幸好有刘妈。讨厌的堂姐没法把她这个唯一的盟友给弄走。

过了半个小时，有人轻轻敲门。刘妈端来一小碗暗红色的粥，是用红枣、花生、莲子、豆子和红糖熬成的甜甜的八宝粥，粘稠、养人又宽心，对饶舌的灶神和伤心的小女孩最合适不过了。

“阿肥，吃吧！”

人说爱发自肺腑，刘妈的爱是发自肚肠的。

天黑了下来，爸爸也回来了。梳着精致的分头、戴着圆眼镜的熟悉的长脸出现在门口。

“出什么事了？”他坐到床沿上问道，“你怎么这么早就睡了？你可别给我生病啊！”

银娜哭着扑到爸爸怀里，把一肚子的委屈倒了出来。她总算可以问那个折腾了她一天的问题了。

“爸爸，那个男孩子干嘛叫我日本鬼子啊？”

“这当然是他不好，”爸爸说，“不过他说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日本人上世纪末按西方模式改革社会。他们学习了普鲁士的军事制度，也学了那儿的学校制度，包括书包。所以，整个亚洲只有日本孩子像德国孩子一样背皮书包上学。”

“我可不能再让人看见我背着这么个东西。爸爸，你知道吗，我实在气死了，故意把书包落在黄包车上。你生我的气了吗？”

“好女儿，别担心。你不要这个书包是很正常的。谁想被骂成日本鬼子呢？我完全理解。不过，美华当然很失望。她原本想让你高兴的。我会找她谈，告诉她是怎么回事的。我们给你买新算盘和文具，装在你以前用的挎包里。现在下去吃饭吧。吃完饭，我们玩一局多米诺骨牌。”

“那饭盒怎么办呢？”银娜钻出被子问道，可爸爸已经走出去了。